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二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
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
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
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
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損次而集之分爲
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頭二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
殿雲攀檻上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
勿易以旌直臣上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
三復而嘆息也豈不以臣不受死雖鄰於
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
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
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

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微臣屬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辭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然而退又何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慙惶

僂不知所裁者以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旨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競恕已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係乎君之作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

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
之作爲七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
一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
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
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
建皇極爲先則太樸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
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祇奉宗廟
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
楷未復未敷之問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
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
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聞有始
有卒者其僅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
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
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

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策尾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
進士舉及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旣
獲貳成君之祿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
於菊枸而猷澮思委潤於滄溟倦上之誠
蓄之以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
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
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禪清問
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
問輒聲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
親陛下升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
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
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黷聖鑒俯

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亂且危者則自謂自強雖亂必危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德大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安之又安則盛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惕而脩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為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愛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匱搜揚俊乂猶畏賢之遺逸滌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

未戢懷柔夷狄酋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陽猶慙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月猶讓之息也勤卹之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

五塞人望歸衆心在慎言動之切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而右史書之動不書非盛德也書之不則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况其邇者乎若言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笑之况其邇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七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

見天下之目專上然以觀陛下之言也則陛下
下之耳顯上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
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決
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
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
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
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
之心歸焉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
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
質所疑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
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
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
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
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

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
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
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
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
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
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
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
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
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
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慎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郵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
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為而理今不
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為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 臣聞三皇之為

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為心五帝之為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為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位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欲為欲啗百姓以從一人之心也或以已欲為欲啗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

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億兆之欲為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已而從眾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為心臣以為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

由教不由時

問毗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今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臣聞代之澆醜人之材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

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
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
德寢衰君臣凌替蚕食瓜剖分爲戰國秦
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
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
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
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
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
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
區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
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
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
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
不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
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
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

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
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
甚一代不應衰而後盛澆而復和必不爾
者何乃清平朴素之後盛澆而復和必不爾
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
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
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
訛不反質樸至令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
教化耶斯言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
曰教化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
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
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
節即穠莠植而稗稗生故教化優深則廉
讓賜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僞起而姦
充臻維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
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

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
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
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
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
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復雍熙
在念而今思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
思何念得至於斯乎臣聞政不念今則人
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
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
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
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
人力之易罷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
之易匱也則念減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
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

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
嬪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
之又感之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
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義軒
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仰唐虞之聖也
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
辜而恤人去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
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
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
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讜議以致升
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
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
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
在恕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
已及物而已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

心以身觀身推其此為以及天下者也故
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人
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
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温飽則念人之
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
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
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
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
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
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
人之道也始則恕己以及人終則念人而
及己故恕之則王澤不流矣
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感矣澤流心
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在尚寬簡務清淨
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
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
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
焉昔宓賤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
曹叅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
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富我無
欲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
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
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俗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不易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
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

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
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
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上必歸之魯後代
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
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

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
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
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
欲使下令如風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
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施號令所以齊其俗一其
心齊俗則人心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
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
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上之心各
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生以惑除亂

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
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
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
汗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
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
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
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
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
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
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
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
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
之從上也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誠
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為也蓋行諸己也誠
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
申而令不明矣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

見而人自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顯也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日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也。七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由吾惡之積，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係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

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係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君苟有惡，人亦知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則覆舟之水，由是去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修己，道以脩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慄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上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問忠敬質文十五忠敬質文損益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為也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也則有弊也則有教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也本於人之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

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也本於地之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也本於天之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教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係於時而質亦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真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謩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氏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

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
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
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
未有斷而救者是以周文之弊今有遺風
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
繼周為已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質而損
文漸尚道忠而救僂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
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
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辨妖災

問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
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
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
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
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

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效何明又祥必
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為無災亂
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
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
昏則昏聖為祥孽之根妖瑞為興亡之兆
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
然則道之休明德動輒坤而感者謂之瑞
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為
福先妖為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啓焉然有
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
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可知也
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脩
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禍為治變
災為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

不聽飛雉于鼎宋景有罪熒惑守於心
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刈昇
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
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
德之違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
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
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
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
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慎誠
之不至足明休徵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
道者祥及成妖悟天鑒者灾亦為瑞必然而
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
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
賦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
肖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
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

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
稔百膳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
作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
之謂咎微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
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
一木之恠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
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
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
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
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
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
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不
能行雖有瓌上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
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
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致五福啟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可致於此

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則神卷之可於理也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心所天地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

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所合網緼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惡益為考終命其美者則融為甘露疑為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叶乎特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上靜進退不得其中故豈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與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代為凶短折攻乎三不和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羨者潛為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闕而不遂木石華

虫之氣所皆致也。則天與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疹所加，衆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之，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病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自當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此。可以陶三才，繆濫之氣，發為休祥。歐一代鄙天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天何遠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問枉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何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以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七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

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疹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選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邪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擢龍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枉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又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為

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虫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上滔天之災炎上爛石之疹非若上之失道蓋陰陽之定數矣此臣所謂由運不可迂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在乎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諸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思信

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此則雖陰陽
之妻不可遷而水旱之灾不能害故曰人
強勝天蓋謂是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
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
備灾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
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
非家至日見衣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
之原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
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
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
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
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
蓋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
平者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
之歲則貴糶而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
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

蓄若甲兵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
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財之盈縮則雖九
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
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
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祭山川以圭璧
祈土龍於玄寺舞羣巫於靈壇徒市脩城
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嗇勸分殺哀多婚
施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適時之宜勤恤
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欲保邦邑於危小
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小
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思信結其
心而已蓋義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
而王也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二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三

勸農桑議賦稅復

租庸罷縉錢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蚕

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係焉國

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

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

然豈懲戒游墮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

桑之教不得其本耶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

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

而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
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曰禁之
人亦歸矣而况於勤之乎游墮苟無利也
雖日勸之亦不為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
游墮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

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
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
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桑帛而已今
則穀帛之外又貴之以錢上者桑地不生
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
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
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
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
若此為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火旋乘
待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
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天
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
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罄人力
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
臣常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
夫糶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甚重

則傷農上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
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吏百
貨通流四下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
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
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
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
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
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
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夫多少為等
在書估價並免稅錢則士夫之利載興易
貨弊之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
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
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
作欲其浮墮其可得乎如以陛下念稼穡
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
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

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
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
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響答順之如風
行斯所謂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包桑
之本者矣欲其浮墮其可得乎
陳歛散之法

請禁銷錢為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
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
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
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耶將帛布輕重
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
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
其一以節其三上者非錢不可也夫
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

錢以歛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
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
則下無廢財棄物也歛散得其節輕重便
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
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關輔
之間仍歲大稔此成國家散錢歛穀防儉
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
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
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
也私家銷錢為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
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減
勝私家之曰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
而日重矣今國家行披銅之律執鑄器之
禁使器無用銅上無利也則錢不後銷矣
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為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之華君之耳目雖惱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改漁之樂疲轍跡之遊猶未合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

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上頒於方鎮上布于州牧上達于縣宰上下於鄉吏上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眾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哉已蓋亦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臣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實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上實何堪其弊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人躁靜為一節其情而君之奢儉為一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君之奢儉為一肆其心而下有以羅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

共其憂蓋百姓之破不在乎鬼神百姓之
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
是以聖王之脩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
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
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
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
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
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
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二十二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

問鹽鐵之謀權酤及雜稅
征者可以助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
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
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爲

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苟
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
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
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或其利也
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
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
所以王者不殖貸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
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
其利穴開而罪梯然則聖人非不好利
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
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
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
稅除關市之征業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
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節節而用省也
秦皇漢武隋煬之非雖入太半之賦徵逆
折之租建摧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

漢書卷六十五

用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
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
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
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
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為心君以人
為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
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
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也未有子富而父貧
則害於此而王者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
無異攻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
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
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
下本或不與存之同也囊漏於貯中利將
焉往與效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為國者
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

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權筦之謀
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
人然後德澤流而誦詠作矣故曰利出一
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
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論鹽商之

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
法以則弊起上則法隳利厚則奸生上
多吏則利薄臣以為隳薄之由上乎院場太
課利之職多寡故也何者賞罰之主者裁考其
則各慮其商旅之不成也故羨其鹽而多
與焉吏職既眾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
故慢其貨而苟得焉蓋羨則幸生而無厭
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

所以盜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
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
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粗謹盜量之
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盜不誘
商則出無羨盜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
矣盜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
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
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率皆多
藏私財別營種販少出官利惟求隸名居
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
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完
擢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上歸於人
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
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
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
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折毫

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
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
其間水旱不時賑貸貧乏今議者罷運穀
而收脚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
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問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
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
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
其可也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
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
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
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循以為常

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
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種
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其
利猶不得充其費况可日削其穀月朶其
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持發
中郛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
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捨利
害可明徵矣夫賈欵糴之資省漕運之費
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
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
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
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
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
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
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
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

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 禁兼并止盜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
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
嗜欲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
濫今欲使食力者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
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分作為何方可至
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
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不在乎制度
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均地財中立
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下之生萬物也長
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
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

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故若衣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

之弊而富安溫飽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上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是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食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豎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子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歛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可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以豐財用

心致鱗鳳龜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攻不合圍至於麋卵蛇蟻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者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戕胎卵可窺鱗鳳効靈龜魚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上者罔

不思効其術安在

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懷上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致上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七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取諸前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由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

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儉僻以正直克己
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頗邪以貪冒為意
者必狎於恃慢不於狎恭謹何者事相害
而不狎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
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
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
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
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
羣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
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

請厚禮以致大賢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
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
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在於行道禮之厚薄定
得賢之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
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
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
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弊之禮盡揖讓之
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
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
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
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
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
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
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有矣未有圖霸而
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賢為
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
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開帝

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
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
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
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
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
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
容易其舉耶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
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
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
才或非盡善之實向則得由賢舉擇慎審
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
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
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所

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
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小
大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
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
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轅輪
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天下上上之
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
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
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 量才授職則政成事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
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
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

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
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
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
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
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
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
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
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
及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
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柄者無圓方之謬備
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
其要彛倫曰叙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
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 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
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
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
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書校正畿赤簿
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
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其所責望者乃丞
郎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
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
臣竊見近日秘書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
簿尉唯以資序求朱商較其器能不知所
其才行至使頃年已來臺省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
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
或未任於鈔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
十手已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

之流塞傲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校正七七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為文
權以救弊蓋以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
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
以為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
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基省缺
員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
思以後艱革其前失廣丞郎樵輪之本疏
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才必足用
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迂次有常此經又
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
為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
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
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

用之勤疾徐制可以為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

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
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
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
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
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
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
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內外
之官其畧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
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
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哉政之速上於聖
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
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善惡未著莫
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
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

之職四考迤遷斯貴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負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與身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蚩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

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人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眾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察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上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而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上上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不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寤而或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

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問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析於一面百職折於一心切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

議殿最未精

又政不由己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既得人使之爲政何則撫字方之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聖司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刑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係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上上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而墜於小人惡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况天下牧

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者得勸沮伏以方
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
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
者未其行也者未其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
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
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
亦將失善善苟未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
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
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
求俊乂而以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
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
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
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施則變香為
臭使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盡得
其用之乎豈盡知其要刻邪為正削觚為
圓其樞操其要刻邪為正削觚為圓其樞

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
改不為惡盡之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
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
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
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
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
臣之道焉所宜施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
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
宰之權受制於州牧上之政取則於使
司迭相拘峙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
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歛之期以用之費省
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上之緩急為
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于州上畏于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由來舟楫而望
濟川絆駢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
生於今日亦不能為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在乎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弛綱而不振頽
於蕩而不選者由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
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
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
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
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劄
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
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
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
効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
也此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
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
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
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

反謂率職而舉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
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
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
勸惡者懲百職脩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
以為歷代之類俗非國朝不能革也術臣粗
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
知之何者夫人之蚩也唯利是務若利出
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
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不召物自歸之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
故也伏惟陛下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
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
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
畏忌吐剛茹柔者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
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曰
從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修萬

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
矣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三